文化诗学视角下贾平凹小说《高兴》英译

邸佳怡　杨　娇

商洛学院，中国·陕西　商洛　726000

【摘　要】20世纪80年代，美国Greenblatt　S.提出了一种文学批评方式，即“文化诗学”，其主要是将文化和诗学相结合，且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随后在90年代时这种文学批评方式被引入我国，主要是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文化性、诗学性进行充分挖掘。在英译过程中，文化诗学为围绕文化和诗学审美进行翻译，为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创新。因此，文章基于文化诗学视角下，进一步探究和分析贾平凹小说《高兴》英译，为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文化诗学视角；贾平凹；小说《高兴》

【基金课题】1.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开放课题：《高兴》英译本中的操控与改写（21SLWH07）；2.商洛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商洛籍作家文学作品中乡土语言的英译研究（23SSK005）

引言

中国文学不仅是艺术表达的形式，更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因此，传播中国文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文化走向全球提供了重要机遇，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基于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化的传播成为时代重大使命和共同目标，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和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贾平凹小说《高兴》作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代表，其达到了很高的造诣[1]。因此，从文化诗学视角下分析贾平凹小说《高兴》英泽中的文化内容和文化诗性，可以更好地体现挖掘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诗性魅力。

1　贾平凹小说《高兴》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贾平凹是一位重要的、影响力较强的作家，其创作的一系列小说都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受到了海外读者的关注和认可。其中《高兴》在亚马逊亚洲文学类图书和国外文学类图书中均排名第一，充分体现了小说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小说《高兴》主要以陕西为背景，讲述了农民工在城市艰难生存的故事，既展现了农民工的生活和社会现实，又呈现出深厚的思考和美感，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美的享受。并且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乡土语言，包括方言、俗语、俚语等，体现了陕西文化独特的诗性韵味。而韩斌通过精准的翻译和对原作品的深入理解，在《高兴》英泽本中成功地呈现出原著中的艺术思想和文化内涵，对文化诗学视角下小说英泽的分析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

2　文化诗学视角下贾平凹小说《高兴》英译的分析

2.1文化性

文学作品既将形式美和内容美结合在一起，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特征和符号，呈现出文化性和文化美。贾平凹基于自己对家乡陕西农村的细致观察，以及对当地人民的深厚感情，在小说中叙写了农民工的生活故事，展现了他们的命运和生活状态。在小说中，运用了陕西地域语言和文化，使得陕西文化和小说文学性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在分析小说《高兴》英泽时，需要从文化诗学视角进一步解读文化表征符号，揭示作品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含义和文化性[2]。

从文化诗学视角来看，韩斌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中的文化语境进行了重构，不仅使得原著的现实性被保留和呈现出来，还体现了文学翻译的文化性和历史真实性。以下通过具体例子进行说明。

例1：君子谋道，小人谋食。

英泽：The man of virtue pursues morality；ordinary folk fill their bellies.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价值观被认为是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1是刘高兴说的语句，希望通过这句话来强调自己是“正人君子”，从道德上比其他人高一层次。在英泽中，韩斌整体分析和解读原著中的语言文化，然后结合这句话的上下文语境对其语义进行准确把握，以“the　man of　virtue”表示原著中的“君子”，这种翻译符合儒家文化中对君子的理解。同时，还进一步理解小说内容，准确理解原文中“小人”代表普通人的意义，然后将其翻译为“ordinary　folk”，以更加贴合原文的意涵。因此，韩斌的英泽翻译，不仅准确传达了儒家思想与文化，也使得译文与原文的风格和节奏相呼应，体现了对原作整体语言氛围的准确把握[3]。

此外，文化诗学认为，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符号或传统，而是对于个体认同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因素。在小说中，刘高兴的身份是拾荒者，但是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文明的举止和道德高尚的品质。在英泽中，韩斌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并考虑原文意象，以使得译文与原文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充分体现和传达文体韵味和文化信息，进而加强了英泽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

例2：他说：城里贼多，抬蹄割掌哩！

英泽："The citys full of thieves!" he said. Its a dog-eat-dog world here!

语言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而在农耕文化中畜牧和人类生活存在密切相关的关系。在例2语境中，动物的"蹄"被用作隐喻人的"脚"，这种修辞手法让语言更生动，也体现了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而抬蹄割掌，从正面上理解为抬脚就会被割掉脚掌，实际上则是通过隐喻来形象化社会现象，揭示那些为了利益不惜伤害他人的残酷行为。在英泽中，韩斌通过意象替换或者借用来传达相似的含义，其主要是这种意象语言在英泽中很容易被误解，使得读者不能正确理解和感受原文中传递的文化内涵。通过使用"dog-eat-dog"来替换"抬蹄割掌"，传递"无情、自私"的意思，与原文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含义相契合。虽然，在字面上泽文和原文看着没有太大关联性，但却是韩斌通过仔细推敲后确定的最佳翻译，可以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英泽作品[4]。

2.2诗性

文学作品是作家通过用心思考、付出努力创作的艺术品。不单单是将文字组合在一起，更是作家对人类生活和情感的深度洞察和表达。而诗性是作家创作手法的一种表现，可以增加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使得读者在阅读中享受到文字和情感的美妙融合。所以，在英泽中，翻译人员应注重传达作品的文化诗性，充分体现诗性之美。

例3：我名字叫刘高兴，我得名副其实。

泽文：Happy by name, happy by nature.

《高兴》以故事中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且与实际命运形成悖论。由此被认为是小说的最大艺术价值。通常，英文翻译中直译翻译"我的名字叫"为"My name is…"，但在例3英译中，韩斌注重原文中语言的审美特性，所以没有直接对应翻译，而是通过巧妙的处理方式，即使用两个重复的"happy"，使译文更加符合诗性美的要求。同时，句式结构整齐、对称，句子表达简明扼要，使得读者在阅读或听到句子时会感到舒适和愉悦。因此，本例句的英泽翻译，是韩斌坚持文学诗性的优秀证据，体现了他对语言美感的追求和对翻译艺术的理解与实践。

例4：……蹴在凳子上，不要咂嘴，不要声那么高地说香，不要把茶水在口里涮，涮了不要咽！

泽文：…… no squatting on the bench,no smacking your lips, no shouting about how good it is, no swilling tea around your mouth. And if you rinse your mouth out, dont swallow it after!

方言作为一种特定地域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仅体现当地民间生活，还可以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在例5中，通过使用"蹴、咂嘴、涮"等方言，体现陕西人民的生活，而在泽文中，韩斌准确阐释和再造了原文中的方言词汇，不仅通过"nodoing…"重复句式代替不要……不要……，还通过squatting、 smacking等以s开头的单词押韵翻译方法，呈现出统一、有序的特点，使得译文具有一种整体的美感，以更好地体现原文在语言方面的美学和诗性特征，并展示了小说所蕴含的诗性价值。

3 结语

综上所述，贾平凹小说《高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呈现，具有深刻的文化诗学研究意义。从文化诗学视角下，《高兴》英译实际上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和再诠释，通过完整地传达原作中的深刻内涵和独特氛围，使得译文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表达，更是对原作文化内涵和诗性特征的再现。

参考文献：

[1]刘璐.贾平凹《高兴》英译本的方言模因英译及民俗译介[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0(07):95-98.

[2]李晓彤.概念隐喻框架下贾平凹小说《高兴》英译研究——以韩斌的英译本为例[J].现代英语,2020,(21):65-67.

[3]车明明,崔落梅.文化诗学视角下贾平凹小说《高兴》英译研究[J].外国语言文学,2020,37(05):542-554.

[4]卢静.追寻翻译的多重"声音"和行动者网络——以贾平凹小说《高兴》的英译为例[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9,(02):146-152.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邸佳怡（2002.6-），女，汉族，陕西西安人，本科在读；

第二作者：杨娇（1987.11-），女，汉族，陕西商洛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